精短小说

想象，为生活插上翅膀

第一百次路过你的哨所

■颜 波 何 超

当火车即将路过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山口时，列车员李岚婷的心跳骤然提速。

几分钟过后，她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：认识你后，从你的哨所第100次路过，发此短文纪念与你的100次擦肩而过，放心守好你的哨所吧。等到你脱下军装，再回来好好守护我们温馨的小家。

火车到达终点站后，李岚婷打开朋友圈，瞬间惊呆了，总共有不到300个微信好友，竟然收获了166个赞，36条评论，条条都是鼓励和祝福的话语。那一刻，她激动得掉下了眼泪。

她将评论全部截屏，发给了当初极力反对她和他在一起的母亲，并在后面附上了一条消息：这也是当军嫂的一种幸福啊。

4年前，隆冬时节的一个傍晚，火车停靠在了群山脚下的小站。李岚婷像平常一样站在她服务的9号车厢的门口，提示着上下车的乘客。

夹着小雪的寒风中，一个战士扶着一名中尉军官走到了她的面前。查验车票时，她看到，中尉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头上还渗出了汗珠，呼吸也略显急促，但他的神情依旧镇定。在她检票时，他对她示以礼貌性的微笑。浅浅的微笑流露在英俊的脸上，显得坚韧从容。

火车再次缓缓开动，她那急跳的心才开始慢慢平复。

作为一名列车员，会经常和素未谋面的乘客交流，之前她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手足无措过。她知道，那张脸已经停留在了她的心里。

路过他座位旁边时，她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发现他的眼睛闭着，汗还在不停地冒，脸色显得更加苍白，眼角也在不停抖动。

“他怎么了？很不舒服吗？需要帮助吗？”她着急地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。“排长的肾结石发作了。”战士回答说。她愣住了。上高中时，她曾患过肾结石，那种钻心的疼痛，她至今想起来脸颊都会发麻，她当时直接在课堂上疼得哭出了声。她没想到，他竟然没有呻吟一声。

“需要我帮他换张卧铺票吗？现在卧铺还有剩的。”他睁开了眼睛，疼痛加剧，他的脸只能挤出微笑了：“谢谢关心，不用了，还有4个小时就到兰州了，我能忍得住。”她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了，但她却仍站在他的旁边，一脸的担忧。见她那双大眼睛一直关切地望着自己，他的心突然动了一下。

为了打破尴尬，他打开了话匣子：“同志，听口音你是四川人吧。”“嗯，对，成都的。”“哦，我是眉山的。”“啊，原来我们是老乡，眉山我去过，走高速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，那里晚上岷江旁边的灯光喷泉特别好看。”“是的。”“你在哪里当兵？”“离我上车的地方不远。”“我叫李岚婷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。”“我叫李诚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“真巧，我俩都姓李。”……

下车前，他们相互加了微信，留了电话，他们的爱情就在那时开始萌芽。

有一次，该她在成都轮休了，但她却没有下火车，而是在返回途中经过他们初遇的小站时下了车。

看见了站在山下的她后，他一路踩着碎石飞奔而下，好几次都差点摔倒。他兴奋得像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，粗壮有力的双臂一把将她抱起，转了好几圈。

他牵着她的手，踩着崎岖的山路将她领到了山里的哨所。战士们看到了她，都特别的热情。那时她还没和他结婚，但每个见了她的战士都叫她嫂子，刚开始她还有些羞涩，但听多了她也开始应答了，并主动和战士们聊起了天。

连长给他批了一下午的假。他带着她到山里去捡奇形怪状的小石子，带着她去附近的小镇吃饭，他们进了镇上最好的饭馆儿，他给她点了一大桌子的菜。

她吃得很饱了，他还不停地往她碗里夹：“你多吃几块儿，这是本地的羊肉。这个青菜很好吃……”

一顿饭下来，他连动筷子的时候都笑嘻嘻地望着她。周围也有人吃饭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：“你今天吃了蜂蜜吗？一直傻笑着干啥？”他哈哈一笑：“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今天就是吃了蜂蜜。”

临别时，她站在哨所门口，那时虽临近初夏，但呼啸的风还是令她瑟瑟发抖。她眺望周围光秃秃的群山和远处那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她的眼睛开始湿润。她对他说：“你一年要在上面待十个多月，换了我，一个月也待不了。”

他说：“习惯就好了。军校毕业刚来的时候我也不适应，但慢慢地，也就习惯了。我说句话你可能不会相信，我已经慢慢爱上这里了，爱这里的兵，爱这里的干部，爱这里的每一座山、每一块石头。”

看着他说得那么真诚，她伤心了，两行泪水从她的脸颊流过。因为，在那一刻，她知道，她爱他，他爱她，但他也爱这里，今后如果嫁给了他，她和他肯定聚少离多。

但是，谁让她是那么的爱他呢？爱他那份坚韧的意志，爱他那张英俊的脸庞，爱他对她的那份炙热而有力的爱。所以，最后，她还是和他一起牵着手走进了民政局的大门。

“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嫁给一个一年才回一次家的男人。”当初，母亲为了拆散她和他，以断绝母女关系为要挟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有个好的归宿。她十分理解母亲。面对母亲的数次强烈反对和亲友们多番劝解，她每次都只说这样一句话：“习惯就好了！”

李岚婷每一次路过哨所，都会瞪大眼睛，虽然画面很短暂，但她一直希望哪天能看到丈夫的身影，哪怕只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一两秒。

有一次周末路过山口，她看到几个绿色的身影在山上行走。她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：“那个走在最前面的是不是你。”“是我，老婆，你看到我啦！”电话里传来了他那兴奋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拿着电话的她又哭了。

李岚婷经常对身边的朋友说，相比于其他与丈夫两地分居的军嫂，她已经很幸福了，因为除了轮休和节假日，每周都会与老公有两次的“近距离”擦肩而过。

已经接受了他的母亲却经常调侃她说：“丫头啊，你和他那是什么擦肩而过，一个在跑得飞快的火车上，一个在高高的山坡上，眨眼工夫就去了好远，这也能叫擦肩而过，我看啊，连鹊桥会都算不上。”

“鹊桥会一年才一次，我这一周来回一趟就两次，我和他要比牛郎和织女幸福多了。”她傲骄地说。

现在，他们的孩子已经两岁多了。在孩子出生的前一天，他才回家。她的母亲一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呵斥说：“你那座山离了你照样转，早几天回来山上是不是会少几块石头！真分不清轻重，老婆生孩子你还不跑快点！”

看着他被母亲教训得一脸的无辜和惭愧，她嘿嘿地笑出了声。“你还有脸笑，你不骂他就算了，你还笑。看来这嫁出去的丫头还真是泼出去的水，啥时候都护着男人。你们真是气死我了！”

母亲是刀子嘴，豆腐心。孩子的出生，让母亲喜笑颜开。母亲主动对他的父母说：“亲家公、亲家母，你们年纪比我们大，身子骨也没我们好。这两个孩子，一个当兵，一个半个月不在家，照顾孩子的事儿不用担心，有我们。”

在乌鲁木齐的宿舍睡觉前，她的朋友圈里收到了他的评论：老婆，你记错了，如果加上我和你在火车上的第一次见面，是第101次。

她轻轻关了灯，美美地进入了梦乡。

点 火

■黄振明 刘 杰

每到冬季最冷的时候，连队前后门岗不成文的规矩就要被打破了。

原先，哨兵提前五分钟接岗是连长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，在军人大会上宣读通过的。但到了冬天站夜岗，几乎没有哪个战士能迅速地逃离温暖被窝的束缚，所以，大家也都默契地遗忘了这曾经的五分钟。

直到杨森来了，这条规矩才算是守住了它最后的“威严”。

杨森是今年七月份新来到连队的学员排长。刚来连队，他常常把自己拘束在一个角落里。偶尔他也会跟大家一起笑，可当大家把目光对向他时，他又慌忙地把目光移向别处。

八月初，我刚结束外学回到连队，连长老马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起关于他的各种囧事，我也会象征性地附和两句，心里却总不是滋味。

我第一次看到杨森，是回来的那天晚上。面色黢黑，身材瘦弱，他身上的迷彩服被磨得有些发亮，眉宇间仍透着几分学生气。

“指导员您好，我叫杨森……今年毕业于军事交通学院……”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“我20，哦不，今年应该是21，虚岁是……22了。”他似乎紧张得连年龄都忘了。说话间，他双手有些多余似的搭在身前，眼神不停地尝试与我对视，但心底的那份不安把刚刚聚焦的眼神打散后，又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“指导员，没啥事那我先回去了，拾掇拾掇马上要接岗了……”还没等我打开话匣，他就急忙要隐遁于那一群迷彩之中了。我微笑着看他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退出了房间。刹那间，他的身影竟让我有些心疼，就像我未长大的弟弟，在这个新环境中他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相处。

那晚是杨森来连队后头一次站夜岗，十一点半刚过，他就穿戴好了所有装具傻站在走廊里有些不知所措。犹豫了几分钟，他走进宿舍叫醒了和他同岗的一名士官。

“十二点才接岗，你这么早叫我干什么？你怎么跟个新兵一样……”刚做了一半的美梦被生硬地打断，他显然有些不高兴了，说着，那名士官又把头蒙进了被子里。杨森尴尬地愣在那儿，几分钟后他又回到走廊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。

这段对话，被在隔壁安静写材料的我听到了。大约又过了十五分钟，我才听到楼道里传来了上岗的脚步声。我端起脸盆朝水房走去，透过窗子我看到在昏暗的路灯下，他的背影瘦小，步履沉重，踩碎青春的声音却是如此铿锵。

一个月后，连队在挑选新训骨干时，他主动找到了我：“指导员，今年我想去带新兵……”我正被一份材料“折磨”得脑袋发木，没多想便婉拒了他：“我看在连队更能锻炼你自己，如果你没有准备好，到了新兵营反而更施展不开了。”

听到这番话，他显得有些失落，简单地应了一声便回去了。那天，我再次想起这件事，心里也有几分自责。留在连队，看似是对他温柔的保护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打击了他的勇气。或许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这份勇气才是最可贵的。只是他的犹豫和怯懦，和当初的我是一模一样的。

以前，我从不相信眼泪是有温度的。在塞外大漠，冒着白烟的眼泪浇到冰凉的白米饭上，透过舌尖我才第一次尝到了眼泪的温度。在我刚走出军校的头一年，九月，我还未来得及读懂部队这个新环境，就跟着连队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大漠参加一次演训任务。无论愿意与否，在登上军列前我不得不在一夜之间“长大”了，但这第一步我就迈得有些艰难。

到达任务区后，我随即和战友们开始执行宿营搭设任务。“班用棉帐篷不是这么搭，你在学校里没搭过吗？”“排长，你那地钉砸得太远了！”“你们那一组的帐篷搭斜了，你们干活就这标准啊！”就像一本晦涩难懂的小说，我还没读出它的精彩，就被开头各种生僻语句磨去了一半的兴致。头三天里，我就这样被他们“连吼带骂”地完成了宿营搭设任务，还没等我喘口气，大队长又交给我一项新的任务——策划军事行动方案。

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，又是三天，我通宵达旦地找参考、做梳理、汇总信息，最终在那个深夜我敲下了最后一个句点，印象中我已分不清现实与梦境了。

清晨，我拿着方案走进了大队长的房间，他正埋着头看文件。“嗯，写完了啊，这两天辛苦了。”说着他从我手中接过文件，开始翻阅了起来。“你这个方案……”他渐渐收起了刚才的和蔼，表情变得愈发严厉。“人员编组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员构成？车辆编组也很不合理！”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某段文字里多加了一个逗号，突然大手一挥，那份十二页的方案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

其实，被狠狠摔在地上的还有我心底最后一点骄傲。我回到帐篷，端起餐桌上早已冰凉的白米饭，筷子还未伸进去眼泪就先掉了下来。自那天起，压在我心里的冲劲变得越来越微弱了，我开始郁郁寡欢。夜晚，借着塞外微寒的月光我不停回想：我是优秀学员，我荣立过个人三等功，我是被大家认可的模拟连优秀连长，但那个“我”到哪里去了？我忍不住冲出帐篷跑到一个山丘上，而后冲着银色的万物一阵狂吼，以此来发泄我心中所有的委屈和不满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迷迷糊糊地就被同帐篷的小李摇醒了。“你叫了一宿，又做噩梦了？”从此，我又一件糗事被大家记住了。

实际上，这也并非我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，因为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卑微得可怕。

那是我们学员生涯最后一次长途拉练。出发前，我们每个人只分到了一小壶水，可面对绵长又荒凉的大漠，这无异于杯水车薪。临走，我又偷偷地往背囊里塞进两瓶矿泉水。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，就是这两瓶普通的矿泉水，却拥有足以改变我一生的能量。

出发的前半程，大家还相对轻松，一路唱着小曲说着快板就走到了中午。“好了，大家原地就餐休整！”队长刚刚下达完命令，队伍里便传来了稀稀拉拉的叫好声。我拿起一袋干粮正要掰开，走在队伍最前边的华羽找到了我。“杰哥，你那不是多带了两瓶水吗，分我一瓶呗，那壶水早都被我喝干了。”想着下午还有近六个小时的长途行军，我没犹豫便把水递给了他。他接过水，豪饮了半瓶后又塞回了背囊里。

午后，华羽依旧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或许是有那半瓶水“撑腰”，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加快步速，但我在喝完水壶里的水后，迟迟不敢打开新的那瓶水。高温仍在考验着我们这群即将离开大学校园的“干部”们。此刻的大漠，除了靴底和黄沙的摩擦声，就只剩下我们轻微的喘息了。

忽然，路边一个熟悉的水瓶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不正是我给华羽的那瓶水么，他怎么如此奢侈，还剩小半瓶水他就随手丢弃在路边了？后来我才得知，华羽中午把它塞进背囊后，水瓶不知何时掉了出来，又被同学们从队头踩到了队尾。我再看到它，瓶里的水早已变得浑浊不堪了。因为走在队伍最前面，这一切他都毫无察觉。我还在为这半瓶水默默可惜，突然从身后冲出了一个人，他抓起水瓶就往嘴里倒。喝完，他还不忘用手在瓶底用力地拍了几下，等确定一滴水都没有后他才把空瓶甩到老远，而后又埋头向前走了。

行军的第三天，所有人像齿轮一样，继续向前走。临近中午，我们几乎已经被榨干了所有能量。我终于下定决心要上救护车，因为几天来炎热和日渐严重的膝盖陈旧伤，让我每向前走一步，都要经受撕扯全身筋骨般的疼痛。更要命的是，出发已经三天，终点仍旧遥遥无期。同学们也不再一味地让我坚持到底了，因为“底”在哪实在没人知道。

我转过身焦急地寻找救护车，就像丢失了孩子的父母，眼神里充斥着希望和绝望。五分钟过去了，“孩子”没看到，我却看到几日前从云梯上摔下来，小腿处仍骨裂着的华羽。他仍在痛苦坚持着，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颤抖，眼睛里是死亡一般的空洞。

“杰哥，别往后看了，后面除了我就剩下救护车了。”我赶忙背过身子去，脸上是火辣辣地疼。“不是，我……我不是在看救护车，我……在等你呢。”“唉，谢了杰哥，那瓶水……”“你那半瓶水，刚才救了一位战友的命……话说都这样了你咋不上车呢？”“不行，我得走完这学员生涯的最后一里路。”听到这句话，若是不在人群里，我一定狠狠地给自己一记耳光……

新训骨干名单定下来的前一天，杨森又找到了我。“指导员，我……我想我已经准备好当一名新兵排长了，虽然……”他仍有些不自信，但这次他一定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。

我请他坐了下来，给他分享我的经历：“人跟导弹是一样的，只要找准了‘弹射点’，给它一个‘点火’的口令它就飞得起来，只是自那次受伤后，我失去了那口气，找不到自己的‘弹射点’了……”“是，指导员，三个月后您来下‘点火’的口令！”

战之必胜（中国画） 陈 琳作

文学作品

火焰咖啡

■冯 斌

“您好，您的火焰咖啡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她望着服务生搁在桌前的火焰咖啡，随着杯口火焰律动的，还有她的一番思绪。

咖啡桌对面忽然坐下一个人，她抬头望去，一怔，竟是好久未见的他。深深注视着不期而遇的他，她的眼神有了复杂的变化。

“最近还好吗？”她语气想尽力保持自然，出口却明显有些许颤抖。

“嗯，挺好的，你呢？”

她好像听到，又好像没听到。她好像回答，又好像没回答。她凝视着他，伤心，惊喜，于柔情深处化成一簇泪滴。

对面的男子25岁上下，宛然就是初见时的模样。

记忆如百叶窗一般被拉起，那次，她在家为他煮火焰咖啡。蹿起的火苗灼伤了她的手臂，让身为消防员的他十分心疼，为她擦药，还不断嗔怪，“以后千万不要玩火，要离火苗远远的。”女孩说，“那你做消防兵，岂不是要离火远远的？”男孩说，“我命格硬，不怕火。但你答应我，生命很脆弱，你一定要时时保重安全、珍惜生命！”她认真地点点头，痴痴地望着他。他第一次感觉脸上燥热得很。

思绪渐渐收回，她看着咖啡馆里的光束斜斜地镀在他的面庞，手背擦掉泪痕，颤声问，“还喝杯火焰咖啡吗？”

他笑了笑，“最后一次见面，你就在家做火焰咖啡。”

“自从你……嗯……你不在后，我就没再做火焰咖啡了。”她眉眼低垂，显然陷进了往事中。

“哦，是我说的不要玩火吗？”

“是怕想起你。”她的视线模糊，泪滴大颗大颗地滚落，却分明是一番笑颜。

“你——后悔……过吗？”她的声音因吞咽泪水而含糊不清。

可他分明听清了，双眸里都是透亮的波光，“爱你，不后悔，牺牲，也不后悔。”咖啡桌对面的男子，笑容渐渐凝固，凝成了她凝望了无数次的相片，凝成了泪滴中的一个光影，凝成了眼中滑落却跌不碎的琥珀。

正恍然间，袖角被柔柔地扯了一下，糯糯的童声唤着，“妈妈，妈妈！”她回过神来，看到孩子小小的手掌。而老公领着孩子，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了身侧。目光望向对面，是空荡荡的位置。他不见了，或者说，没来过，再或者说，不可能重来了。他是她的前男友，这个军人在八年前的救火任务中已然牺牲。遥想起最后一次见面，竟是她为他煮火焰咖啡，一不小心，她手臂还被杯口的火焰灼伤。几天后，他在单位接到救火任务，就再没回来。她手上的疤宛在，火痕是有记忆的按钮，将情感、时节、距离嵌入程序中，总在某一刻敲打着她的内心。

“多多保重啊。”25岁时的他，告诉她的话，缭绕在耳畔。她深深长舒一口气，这口气好似从灵魂抽离而出，经由肺腑，穿过肋骨，才抵达口侧，随之，无数伤感的情绪分叉在空气中。

“怎么了？别怕，我在呢。”老公温和地问着。宽厚的手掌轻抚她的肩头，关切的双眸像升起两颗明亮的启明星。望着妻子未干的泪痕，他紧紧地握住她带着火痕的手腕。

她心口一热，不再怅然若失。是啊，8年过去了，她在前男友牺牲后也渐渐放下伤痛。上天似乎在补偿她，又一位军人走进了她的情感世界，然后，他们结婚生子。

她问眼前的老公，“你还记得当初见面吗？”

束束鲜亮的光线，掼进咖啡屋，为咖啡杯镀上薄薄的一层明黄。老公声音如暖煦的阳光，照进了她的心房。

“那次，你点了两杯火焰咖啡。很苦。”他说，“呵呵，你没加糖，你还说，火焰咖啡在你心中从来很甜。”

长征 第4450期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3时45分 印完5时05分